

教学学术视角下教材编研的风险规制

RISK REGULATION OF TEXTBOOK COMPILATION AND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ING SCHOLARSHIP

薛长峰¹

XUE CHANG FENG

南昌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格乐大学、教育管理专业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enter , Nanchang University;

Education management of Kirk university

Email: 513455113@qq.com

乐会进²

LE HUI JIN

南昌大学、教育发展研究院

Institute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 Nanchang University, China

Email: lehuijun@ncu.edu.cn

摘要

在教材规约不足环境下，教材编写者面临着道德和法律的双重风险。对教材侵权案的判例解剖发现，教材编写失范行为治理存在认知和规范盲区。作为教学学术成果，教材编写具有一定研究性质；为了保障教材编研者的合法权益，也帮助教材编研者规避规约不足的风险，有必要从教学学术角度将教材纳入学术规范体系。基于此，参照《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的制定原则，提出了教材编研规范问题的四个治理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强化引用规范原则、诚信原则和程序性原则。

关键词：教材编研；教学学术；学术规范；风险规制；治理原则

Abstract

In the environment of insufficient regulations for textbooks, textbook writers are facing double risks of morality and law. Based on the case analyses of textbook infringement,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cognitive and normative blind spots in the governance of anomie behaviors in textbook compilation. As a teaching academic achievement, the compil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has a certain research nature;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extbook editors and researchers, and to help them avoid the risks of insufficient regula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bring textbooks into the academic standard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ing scholarship. Based on this, referring to the formulation principles of the Investigation and Treatment Rule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tegrity Cases (Trial),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our governance principles for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extbook compilation and research: the principl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principle of strengthening citation norms, the principle of integrity and the principle of procedure.

Key words: Textbook compilation and research; Teaching scholarshi; Academic norms; Risk regulation; Governance principles

教材，是教学材料的简称，是指包括教科书、讲义、习题册、其他教辅等在内的教学资源。狭义的教材特指教科书，又叫课本，是课程实施的基本依据。本文所称教材仅涉及高校教科书或课本。高校教材是由编研者将知识系统按照一定的学科教学逻辑进行再创造的成果。教材建设是教学学术的重点工作。然而，当前高校教材质量堪忧（白晋荣、杨翠英，2014），存在同类教材数量庞杂，重复现象严重；内容拼凑成风，学术规范缺失；内容相对陈旧，前沿成果吸纳不够；教材开发力度较弱，新兴（特色）教材匮乏等多种问题（周根红，2019）。

2020年12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回信中，对其教材编研出版

工作提出殷切期望,强调要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回信突显了教材不仅仅是编辑出版,同样具有研究和学术色彩。理论上,教材编研属于教学学术范畴,教材是教学学术成果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教材的学术规范问题,并没有像学术规范和科研诚信治理一样,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还存在一些认识上和规范上的盲区。深刻认识教材的学术规范问题,制定适切的教材学术规范,是高校教材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1. 教材编写规约不足隐藏的双重风险

通常,教材作者一般自称编写者,如果所编教材中较多结合了自己的研究,有一定的独创性贡献,可以自称编著者。当前,教材编写工作主要受到著作权法、舆论约束等规约。这些规约的可操作性不足,将导致教材作者面临双重风险。

首先,著作权法对教材规约不足,教材编写者面临法律风险。教材受著作权法规约。2020年11月11日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五条对教科书编写出版有具体明确的规范。教材编写虽可不经著作权人许可进行改编、汇编等活动,但是强调只能是作品的片段或少量文字,且要指明作者姓名或名称、作品名称,并按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这不仅要求教材编写者要考虑编写材料著作权人的财产权和其他权利,也对编写中的引用及其程度做出了规范。

然而,以往多数教材编写存在内容拼凑现象,引用量过大,参考文献只是点缀,引用标识明显不够。不过,在教材著作权保护方面,司法实践主要聚焦在被侵权人的财产权维护范畴。由于多数引用标识缺失现象,存在举证困难问题;其余少数部分虽不难取证,但维权收益很小;所谓“少量引用”的标准模糊不清,难以确证。与此同时,“少量引用”之外的教材其他自编部分也面临被其他教材编写者不当“引用”侵权的风险。

总之,由于著作权法中的引用规范操作性不足,很少有权利人发起相关的著作权诉讼。然而,教材编写者却随时可能面临侵权或被侵权的法律风险。

其次,不规范引用带来的低水平重复教材建设让教材编写者面临道德风险。教材引用过度和不指明出处等问题虽然很少受到法律维权,但教材编写者也承担着民间非议和舆论规范,使一些学者在教材编写时尽可能比已有教材做的规范。尽管如此,学生和民间舆论对高质量教材的渴望非常强烈,因而也对低水平重复的不规范教材厌恶至极。由于教材不规范现象确实很多,举证并不难。像科研诚信事件一样,一旦某教材在网络自媒体或公共舆论场被指出涉嫌抄袭(huangyuzhu, 2011),则教材作者将百口难辩,不仅面临可能的法律风险,还必然事实上要面对学术伦理与道德风险。



图 1 教授抄袭教材算不算剽窃？

资料来源：huangyuzhu（2011）

由于高校教材的编写主体是高校教师，特别是有一定学术成就的学者，他们编写教材的积极性非常重要。一方面在教材编写规范水平总体不高的现实背景下，规范的高质量教材编研确实需要大量的心血投入，却很容易面临被抄袭的风险；另一方面由于编成的教材仍可能存在不够规范的地方，作者可能面临编写规范模糊不清隐藏的道德风险，这对于有成就的学者而言容易得不偿失。有鉴于此，不少颇有成就的学者对教材编研工作心存顾虑，踟躇不前。因此，市场上出现了高质量教材稀少，劣币驱除良币的困境。

作为个体的学者或许可以回避教材编研工作，然而市场上高质量教材供给不足，教学质量难以提升，高校教师群体也因此被指责“重科研、轻教学”，承担着教师职业道德风险。总之，由于教材规约不足，教材发展面临着双重风险，不利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2. 规约不足背景下教材编者的风险案例分析

2.1 孟女士举报告诉陈某教授教材抄袭侵权案概况

2.1.1 案件发展始末

2008 年 10 月，由于被孟女士状告抄袭，作为教材编者的某某大学陈某教授终败诉（“北大教授被教材作者状告抄袭终败诉”，2008）。

孟女士认为其 1997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计算机操作系统》被陈某、杨某编著的北京大学出版社《操作系统教程》第一版和第二版教材（2006 年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抄袭。以此为由，先向教育部纪委、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中国计算机学会、某某大学纪委等政府和学术组织举报未果，后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取一二审诉讼，孟女士均败诉。

最终，孟女士另案起诉机械出版社出版的陈某等编著的《Windows 操作系统原理》第一版和第二版教材涉嫌抄袭，此案经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判决孟女士获胜。至此，孟女士围绕教材被抄袭事件，经过三次维权诉讼，终于获得了一次艰难的胜利。

2.1.2 举报抄袭案的处理过程

政府与学术组织对教材涉嫌抄袭的处理程序：由于中国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研究教材由教育部相关部门进行审批，孟女士将涉嫌抄袭证据复印后寄往教育部纪委，纪委反馈已将举报材料转给陈某所在单位。

作为陈书的另一作者杨某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孟某向中国科学院科学伦理建设委员会报告此事，对方回复写书有分工，举报所列涉嫌剽窃的内容均非杨某所写，孟某认为陈某在书中并未对分工情况加以说明。因此，该分工协议的真伪还须司法鉴定才能确定。

向中国计算机学会举报，学会表示如果侵权人是中国计算机学会成员且侵权属实，会根据《会员条例》和《学术道德规范》对其进行相应处罚，但调查取证不属于学会经营范围，建议其向作者所在单位和出版社投诉或向法院进行起诉。

后来，她向陈某所在大学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告了这一情况，而该委员会表示已将此事移交给学术伦理委员会，学术道德委员会在 2008 年 3 月份表示将开展调查，会尽

快答复，然直到5月底，仍未答复，在孟女士一再催促下，其回复孟女士，他们不受理教材抄袭，因为教材不是论文，如有抄袭，只涉及版权管理问题，而版权管理属法院受理范围。

2.1.3 起诉侵权案判决情况

判决孟女士败诉的一审二审法院的依据：一审法院认为，由于科技知识本身的客观性和表达方式的有限性，陈某所著与孟女士所著中相同、相似的内容所占比例比较小，且所引用部分分散在陈某所编教材的各个章节，没有构成教材的主要部分，不能被视为剽窃和侵权。二审判决除了认同一审观点之外还认为，《操作系统教程》的第一版和第二版均在参考文献中标注引用材料的主要来源和原作者信息，不会影响读者对原作者有关教材的查阅和购买，不影响原作者的著作权益，对孟女士一书的使用属于对作品的合理参考，属于正常的引用范畴，不应为侵权。

孟女士不同意法院的判决，她认为，虽然教材都是关于知识体系的基本概念与原理，但作者需要结合自己的技术经验去阅读、理解、分析、阐释相关文献，得出一个清晰简洁的答案，这样才能讲清、讲透每一个知识。每本教材都应包含作者自己独特的理解、不同的视角和设计思路，是个性化的创作。

孟女士列出了三本关于计算机操作系统原理的畅销外国教科书，认为在讨论任何同一问题时，这三本教科书都有很大的不同。“差异不仅体现在语言上，还体现在思想和观点上。”孟女士说，“如果需要有人为确实很负责地付出自己劳动，但成果方面却被发现他人轻易地‘合理进行借鉴’去，谁还敢、谁还肯花那么大力气去写教材呢？”

最终判决认为由于科技知识本身的客观性和有限的表达方式，使用相同、相似知识名词或原则本身不能被视为剽窃和侵权，但相同和相似的内容太多可以以不同方式表达，这些表达是具有个性化色彩的，但不能以表达受限为由否认侵权。

关于引用比例问题，最终判决认为类似部分的字数不应与全书的字数相比较，而应将相应章节的字数作为分母，据此计算，陈书第一版相同或相似部分占到相应章节的12%、第二版相同、相似部分占到相应章节的18%多，超出“适当进行引用”的范围，且该书没有明确注明引用出处，超出合理引用范畴，构成侵权行为。因此法院裁定，陈某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可以看出，孟女士和某大学学术道德委员会、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在如何看待教材的学术属性上存在明显不同的认知。后两者没有教学学术的观念，否认教材是学术成果，孟女士除了承认教材知识的共性部分，更强调从教学学术角度看待教材的知识表述思维和助学系统的创造性部分。与此同时，三次诉讼的审理法院对引用量采用了不同的计算方法，表现出对“少量引用”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

2.2 孟女士举报告诉陈某教授教材抄袭侵权案例分析及启示

2.2.1 案例分析

孟女士举报教材抄袭案，事实清楚，然而由于高校、学术机构和团体等相关组织对教材抄袭认知不当，相关调查处理程序不清，教材原创作者的正当诉求一直得不到响应和有效伸张，甚至合法权益一度失去维护。最终，孟女士表面上赢了，且不说编写教材的投入，单是多次举报和两场诉状的投入和回报，都明显得不偿失。

陈某教授一方，既失了颜面，也输了官司。此案虽未实质性影响陈某的教职，其至今仍在某某大学任教，但通过读秀图书和当当网，没有搜索到陈某教授在此案后编著出

版的任何教材。一个优秀的学者因此不再涉足教材领域，这对于教材事业发展而言，不得不说是个损失。

因此，由于教材编写失范带来的问题，不仅对两位当事人而言是双输，也对教材事业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该案例充分表明教材编写规约不足隐藏的道德与法律双重风险，终成现实困境。

孟女士十多年前按照美国教材编研案例形成的认识，是正确且符合趋势的。我国精品教材编研迟早也要走这条路。由于我国对知识产权、著作权和学术规范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陈某教授编写教材类似的规范问题在我国仍比较普遍。不过，应该承认，这批或多或少存在规范问题的教材，也在事实上对我国高校教材和教学发展起到了它的历史作用。尽管如此，对教材编写失范后果认知不当，又缺乏处理机制的漏洞，也导致了良莠不齐的教材进入课堂，影响了高质量教育的发展。在强调创新和知识产权、著作权保护的今天，教材编研的规范问题，必须要真诚面对。面向未来，将教材纳入教学学术成果范畴，制定教材编研规范，致力于打造更多精品教材，服务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2.2.2 对于教材失范问题治理的多重启示

首先，教材失范举报受理、调查处理主体不明。除了高校，纪委、学术机构、学术团体均由于各自权责限制，无法有效调查处理这起举报案。孟女士举报无门，无奈只能诉诸法院。

其次，教材失范举报投诉与处理程序缺失。相关机构接到举报投诉后，没有调查、取证、处理和时限等规范，缺乏结果反馈机制和标准，反馈与否、反馈到何种程度全靠举报人追问。甚至以内部分工协议来切割，且没有呈现相关证据。

再次，以学术道德委员会为代表的学风调查处理机构，对教材失范的认识仅按照法律最低标准来回应，完全不讨论教材失范是否属于学术问题，相关认知存在一定的误区。更重要的是，这种认识误区还非常普遍，这是教材失范问题失控的根源所在。

最后，三个法院在审理该案件时，对于注明被引用人姓名等定性问题不存在明显争议。对于科技知识的客观性和有限表达性也有基本共识，存在争议的是对于“少量引用”的比例计算逻辑和标准。引用内容占整本书或是单章节的比例，是争论焦点之一。前案中仅称比例很小，没有具体数据作为标准可供参考。后案判例认为12%的引用标准已不属于少量引用，可资教材引用比例上限参考。

3. 教学学术视野下高质量教材编研的规范应对

3.1 教学学术与教材编研的关系

针对高校教学与科研失衡的问题，博耶将学术分为发现的学术、运用的学术、综合的学术和教学的学术四种类型，将教学学术与发现的学术并列。我国进入高质量教育发展阶段以来，强调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在双一流大学建设中也不断突出教学的地位，将教学学术的概念引入我国。舒尔曼进一步将教学分为卓越教学、学术性教学和教学学术三层，认为教学学术不仅要在知识维度理解学习和教学原理，在反思维度注重对学生学习的调查和教学问题研究，更要在交流维度把教学研究成果与经验公开化并接受同行评

议。可见教学学术需要将教学研究成果公开化。教研论文和教材都是重要的教学研究成果。教材编写的过程，也是教学学术的具体表现。习总书记对教材编研的定位进一步明确了教材作为教学学术成果的形式。

教材作为教学学术成果，是众多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是高校教学学术发展的高级阶段。教材编研概念普及后，将更加强调教材的独创性，突出所编教材的研究和学术含量，将越来越多地受到学术规范。随着我国对教学突出地位和人才评价“破五唯”的深入推进，教材编研必将会得到更多重视。与此同时，教材建设已经上升为国家事权的战略高度，可以预计，教材事业将迎来发展新景象。然而，如何避免教材编写的泡沫，保障高质量教材的可持续发展，既保障教材编研者的合法权益，也帮助教材编研者规避规约不足的风险，有必要从教学学术角度将教材纳入学术规范体系，制定合理的教材编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总之，学术规范是教材编研的内在逻辑和基本需要，也是教材事业发展的根本出路。

3.2 教材编研规制的基本原则

教材主要是从人类已有的知识中选取精华部分进行教育传播。同时，教材还需要开发相应的提示、助读和作业等支持材料帮助学习者，促进他们更好地理解、应用甚至创新知识，以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因此一般我们将教材分为知识系统和助学系统。尽管教材不可避免地要引用大量已有知识体系，但是教材编研要对已有知识按照学习科学和教学规律进行重组、有序呈现乃至补充示例，并需要根据学生特点研发一定的助学系统。教材编研规范要针对知识系统和助学系统的不同特点和目的有的放矢。

根据教材编写现状、教材编研的内容和教学学术良性发展的需要，在制定教材编研规范时，有必要明确规制的总体目标。为了破解教材低水平重复循环圈化解现有规制隐藏的风险，激发高校教师和学者参与教材编研的热情，本文提出教材编研规制的四个基本原则。

3.2.1 可持续发展原则

可持续发展原则，主要强调勇于面对当前教材编写乱象的实际，面向未来，审慎处理教材编写的历史问题。根据不溯及既往原理，对历史遗留问题，不涉及著作权问题的，原则上持宽容态度。但已有教材改版或再版的，则要求符合新制定的教材编研规范，或者按照规范在引用注明、引用率和助学系统独创性等方面有非常明显的改进。

同时，还要切实根据现有较高质量教材的引用率实际情况，设立一定的引用率等级标准，引导教材编研群体追求卓越，逐步推进，稳步达到引用率的更高标准。

3.2.2 强化引用规范原则

由于不可避免地要将经典和精华知识通过教材引入课堂，所以需要引入更严格的署名引用规范，加强教材知识系统的注释，标识其他著作权人的贡献，维护著作人身权。针对教材知识来源不足的问题，有必要模仿论文查重系统，开发待引用知识来源查询系统，以帮助教材编研者进行引用和注释。

更关键的是，教材通常篇幅很长，成段引用的现象短期内恐难以避免，因此在教材的知识系统部分，恐需采用比论文引用略微宽松的标准。尽管标准可以更宽松，但要将引用字数或篇幅比尽量具体化，缩减著作权法中作品片段和少量引用的模糊空间，制定更加细致的引用规范。

至于设定引用率标准为多少，需要具体研究。一方面需要参考上述案例判决情况，

另一方面也可以参考学位论文引用标准中等水平。针对教材的助学系统部分，则需要突出原创性，不仅要严格注明引用来源，尊重他人研究成果，引用率标准也要达到更高的学术论文引用标准。

3.2.3 诚信原则

针对新编研的教材，一方面有必要学习科研诚信的原理，要求教材编研者遵守教学学术诚信，明确失信处理规则，并签署教材编研诚信承诺书和助学系统的独创性声明；另一方面要进行引用率技术性检测，达标方可进入编研后的审查环节，如出版后发现违反诚信书，则按失信规范处理。

3.2.4 程序性原则

处理教材编研失信案件，需要遵循程序性原则。制定处理规范时，明确受理机构、调查处理程序、调查取证权责、处理结果公布、处理救济等程序性问题。在规范试用阶段，对于影响范围大或情况特别恶劣的失信案件，有必要时可举行公开听证程序，一方面保障举报人和被举报人权责利，另一方面也可以起到必要的诚信教育效果。

4. 研究结论

将教材编研视为教学学术活动，是解决教材编写失范行为治理认知盲区的理论基础；作为教学学术成果，将教材编研纳入学术规范和科研诚信范畴，在著作权法基础上，制定更明确的教材编研诚信与学术规范，是解决教材编写失范行为治理规范盲区的关键。

为此，本着尊重现实、强化规范、着眼未来和有序治理的精神，参照《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所提出治理规则的精神内核，提出了教材编研规范问题的四个治理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强化引用规范原则、诚信原则和程序性原则。

参考文献

-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08/10/211632.html>.
http://www.moj.gov.cn/pub/sfbgw/jgsz/jgszjgtj/jgtjlfyj/lfyjtjxw/202012/t20201224_127677.html.
http://www.moe.gov.cn/s78/A16/A16_zcwj/201910/t20191012_402846.html.
<https://bbs.pinggu.org/thread-996264-1-1.html>.
 huangyuzhu (2011-03-23)。教授抄袭教材算不算剽窃？
 马磊、徐林祥（2018）。叶圣陶语文教材现代化思想的当代启示。《课程·教材·教法》，38(07)，54-60。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12-24）。
 白晋荣、杨翠英（2014）。高校教材质量问题及解决对策——以《教育心理学》为例。《河北学刊》，34(06)，238-241。
 牛瑞雪（2015）。编者、著者、研究者——从复合身份看教材编辑的专业性。《中国编辑》，(06)，24-26。


李俏（2020年12月2日）。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人民日报海外版》，02(001)。

关于印发《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的通知（国科发监〔2019〕323号）（2019-10-12）。搜狐（2008-10-06）。北大教授被教材作者状告抄袭终败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12-24）。

胡文龙、包能胜（2015）。教学学术：概念辨析及其可操作化。《高等工程教育研究》，(05)，31-39。

周根红（2019）。高校教材出版现状与高质量发展路径——以新闻传播学类教材为例。《中国出版》，(03)，18-20。

Author Information (1) (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XUE CHANG FENG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Ph.D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Nanchang University
	Field of Rxpertise (专业领域): -Education Management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Health Education
	Address (地址):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enter of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China

Author Information (2) (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LE HUI JIN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Ph.D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Nanchang University
	Field of Rxpertise (专业领域): -Curriculum and Pedagogy -Education Technology
	Address (地址): Research Institute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China

